

敦煌學

第二十六輯

【論文】

- 池田溫 唐長安畢原露仙館略考
楊富學 回鶻文《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研究
王三慶 敦煌文獻印沙佛文的整理研究
朱鳳玉 敦煌勸善類白話詩歌初探
荒見泰史、桂弘 從〈舜子變文〉類寫本的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化
洪藝芳 敦煌變文中的重疊詞探析
林仁昱 論敦煌軍政歌曲之流行
劉惠萍 唐代冥婚習俗初探——從敦煌書儀談起
楊明璋 敦煌變文之「某」、「某甲」、「某乙」析論
廖淇晴 敦煌香藥方與唐代香文化

【書評】

- 蔡忠霖 引諸迷途，導夫先路——評黃征《敦煌俗字典》
周西波 評：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

【錄著目】

- 鄭阿財、蔡忠霖 敦煌學論著目錄 2001—2005 年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榮新江 鄭阿財 鄭炳林

主 編 鄭阿財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之中文稿為限。所有稿件經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
- 三、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特約稿件不在此限。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完稿磁片或電子檔。
- 四、來稿請標明中、英文篇名，並附個人簡歷（含工作單位、職稱）及通訊資料。
- 五、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期刊物 2 冊及抽印本 20 份。
- 六、如需《敦煌學》論文撰寫格式或投稿，請逕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或寄電子郵件至：atcheng@mail.nhu.edu.tw；
chlacc@ccu.edu.tw

目次

【論文】

1. 唐長安畢原露仙館略考……………池田溫 1
2. 回鶻文《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研究……………楊富學 29
3. 敦煌文獻印沙佛文的整理研究……………王三慶 45
4. 敦煌勸善類白話詩歌初探……………朱鳳玉 75
5. 從〈舜子變文〉類寫本的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化……………荒見泰史 93
桂 弘
6. 敦煌變文中的重疊詞探析……………洪藝芳 111
7. 論敦煌軍政歌曲之流行……………林仁昱 141
8. 唐代冥婚習俗初探——從敦煌書儀談起……………劉惠萍 155
9. 敦煌變文之「某」、「某甲」、「某乙」析論……………楊明璋 177
10. 敦煌香藥方與唐代香文化……………廖涓晴 191

【書評】

1. 引諸迷途，導夫先路——評黃征《敦煌俗字典》……………蔡忠霖 215
2. 評：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周西波 221

【錄著目】

- 敦煌學論著目錄 2001—2005 年……………鄭阿財 227
蔡忠霖

從舜子變文類寫本的改寫情況來探討

五代講唱文學的演化

荒見泰史*、桂弘

一、前言

「舜子變文」是敦煌通俗文學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有關的研究論文相當多。有的把它作為孝子故事演變的資料進行探討，有的把它作為唐代通俗文學的研究資料進行研究等，所以可以說它是唐代通俗文藝研究中重要的文獻資料之一。

但是在變文的文體分類研究中，在眾多變文作品裏舜子變文被視為是「例外變文」之一，因為其文體並不是變文典型的散韻相兼的「講唱體」而是「散文體」。有人認為變文一定是散韻相兼的講唱體，因為絕大部分題名變文的文體都是講唱體。但舜子變文以散文體為主，那麼舜子變文是不是變文呢？沒錯，舜子變文的確是變文，因為舜子變文類寫本上很明白地寫著「變」或「變文」的真題，那麼這個問題應該怎樣來解釋呢？其實這涉及到了「變文」的定義問題，變文是否一定是講唱體？舜子變文是否是變文作品？目前仍然爭論頗多。

舜子變文是敦煌變文中最早發現的變文之一，因此對舜子變文的研究也開始得很早，再說在刊行資料上用「變文」的名稱也是始於舜子變文。在早期的校錄本劉復氏《敦煌掇瑣》（1925年）上，已經有P.2721V《舜子至孝變文》的校錄文。P.2721V首部缺損，但是故事裏面描寫的是舜子的孝子故事，文體是混合了六言韻文但以散文為主的散文體或賦體，尾部有真題「舜子至孝變文」，為此在《敦煌掇瑣》上也便使用《舜子至孝變文》的名稱來校錄。於是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位置的「變文」名稱，在公刊資料上開始被廣泛使用了。

眾如所知，前世紀20年代正好是中國文學運動相當活躍的時期，文學史研究者們

* 日本明海大學外國語學部副教授。

也在摸索著以通俗小說為主題的新文學史觀。因此，通過狩野直喜氏《支那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1916年）、王國維氏《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小說》（1920年）等論文和目錄上介紹的敦煌通俗文學作品，以及在羅振玉氏的過錄本《敦煌零拾》（1924年）上介紹的佛曲三種（現在所說的講唱體類《降魔變文》、《歡喜國王緣》、《維摩經講經文》）等講唱體作品的校錄文以後，敦煌文學作品作為通俗文學史中唐代部分的重要資料，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同時還開始了摸索類似于「宋代話本」、「明清小說」那樣能把唐代通俗文學加以概括的名稱。於是，在《敦煌掇瑣》介紹了《舜子至孝變文》以後，把「變文」當做概括唐代通俗文學的名稱的傾向開始出現了，比如，胡適氏在《海外讀書雜記》（1927年1月）上曾提及過「維摩詰經變文」的名稱。

但是，隨後講唱體變文「目連變文」、「降魔變文」等作品陸續問世以後，散文體的「舜子變文」反而慢慢地視為是變文的例外了。「目連變文」、「降魔變文」的名稱可能是青木正兒《敦煌遺書〈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及〈降魔變文〉に就いて》（1927年）、與倉石武四郎《目連變文紹介の後に》（1927年）的文章裏面開始使用的。青木氏和倉石氏在這兩篇論文上，一再強調這兩篇變文在通俗講唱演變上的重要性，因為從文體來看非常類似於後代的彈詞作品，他們的結論是：變文就是演變成為近代通俗文學作品的鼻祖。這些《目連變文》、《降魔變文》等作品的文體和後代的通俗文學的確有很明顯的共同點，且冠有「變文」的名稱，作為唐代講唱文學的代表作，「變文」的名稱馬上便被公認了。據此，鄭振鐸氏在《敦煌的俗文學》（1929年）、《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中國俗文學史》（1938年）等書中構築了新的理論，給予了講唱體變文在通俗文學上牢不可移的地位。

其間，舜子變文的研究也有進展，經過狩野直喜氏、向達氏的調查，又發現了S.4654《舜子變》。向達氏在《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1937年）的目錄上介紹了這件文獻，該寫本是只留有首部的殘卷本，即舜子故事的前半段部分，但是，從文體上看來不是講唱體，而是和P.2721V類似的散文體或賦體。就這樣因為文體上的原因（散文體或不完整的賦體），舜子變文漸漸地被當成是「例外變文」了。正如，顏廷亮氏主編的《敦煌文學概論》上云¹：

變文中、只有《舜子變》通篇大體為六言韻語，體近故事賦；《劉家太子變》

¹ 顏廷亮氏主編《敦煌文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

通篇為純散說，體近話本。與上述體制不合。有人認為，這表明故事賦、話本均可稱之變文。是否如此、尚待進一步研究。

在日本，60年代以後金岡照光氏、入矢義高氏寫了幾篇關於舜子變文的論文，金岡氏提及過對舜子變文文體上的疑問，因為金岡氏也認為變文主要的文體還是講唱體，故曰：「舜子變文的故事情節有的地方上下連接不上，好像缺少幾句話，有時故事描寫上還有重復，看來作為一篇文學作品並不是很完整，也許在寫本上原來有的韻文部分沒有寫上去，或者是口頭藝術上隨機應變地把韻文加上而演出的。」據此產生了這樣一個看法，即，舜子變文是變文演化的過程中的一個作品。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是很有道理的。

經過筆者博士論文《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復旦大學，2001年）、和博士後報告《敦煌講唱文學文獻寫本的研究》（浙江大學，2005年）等的研究，筆者認為，變文也是一種講唱文藝上使用的文本或底本資料，為了口頭文藝上的使用寫成的，或者是經過口頭藝術上使用而成的，那麼與近現代的講唱文藝上所用的劇本一樣，不一定需要用講唱體來寫，而按照場合上的需要，有時也要改動文體。舜子變文的文體就是跟著講唱場合變更而形成的「例外」。

筆者進一步地推論：現在一般對舜子變文的文體用散文體或賦體的名稱來概括，但其實前後文的寫作方式還是不同，前面六言體多，且押韻的；中間六言體減少了；最後則完全是散文體，好像由幾種文體混在一塊兒。是不是原來有一個作品為基礎，再用不同的文體補充內容、亦或利用別的作品來補充改寫的呢？

本稿從這個立場出發，試圖通過分析《舜子變》、《舜子至孝變文》的文體，來證明筆者所說的變文問題：舜子變文並不是「例外變文」，而是能夠瞭解變文的本質的很重要的文獻。

二、S. 4654《舜子變》及其文體

在《敦煌變文集》上校錄的《舜子變》是S.4654與P.2721V這兩件寫本的內容拼湊而成的：前面一半利用了S.4654寫本，該寫本首題留有《舜子變》的真題，入話部分都齊全，故事寫到後孃開始欺負舜子的場面為止；後面一半利用了P.2721V寫本，該寫本前面部分殘缺的，從後孃的第一次欺負結束的地方開始，通過幾次虐待，舜子離家出走

跑到歷山，開始自己種地生活，後來到市場去賣米時候與後孃再會，到最後的大團圓部分為止。從故事內容來看的話，這兩件寫本好像差不多能連接得上，只是缺少幾行描寫。據此，《變文集》認為：「兩件雖非同一寫本，銜接處殘缺似不多，整個故事，大致得以保全。」這樣，這兩件寫本被視為是同一個系統的作品，拼在一起加以校錄了。

從兩件寫本的狀態來看，這兩件寫本不是同一個人寫抄的，因為筆跡不同。文體上也好像有些不同。下面更詳細的說明一下 P.2721V 與 S.4654 的文體上的差別。

首先介紹一下 S.4654 的分析結果。

S.4654 寫本上的《舜子變》，除了題名以外有 22 行字。在這個寫本上令人費解之處是：紙張上後面還有足夠的空間可供寫幾行字，但是不知什麼原因寫抄者在故事的中間突然擱筆了，而且文中錯別字也很多，該寫本是由很多不同寫本的紙張粘起來而成的，其內容也比較偏向於說唱文藝時候用的底本類，其目錄如下：

S.4654 正面

《(擬) 觀音願文》、《(擬) 願文》、《舜子變一卷》、《眾經要集金藏論》

《(擬) 佛說問答詩》、《(擬) 經文註疏》、《(擬) 五更轉》、《(擬) 如來、諸菩薩功德文》、

S.4654 背面

《(擬) 河西大德悟真法師等贈答詩》、《(擬) 功德讚》、《悉達太子雪山修道讚文壹本》、〔在《太子成道經》裏作為「押座文」〕、《丈夫百歲篇》、《(擬) 敦煌昔日》等七言詩、《(擬) 今日同遊上碧天》等七言詩和五言詩幾首。

S.4654 《舜子變》一共 88 句（請參看卷末資料），仔細研讀之後，發現還是六言句居多，而且有的押韻，押的韻以「之」韻為主，其他還用「支」、「脂」、「之」、「哈」、「齊」、「魚」韻等等。

現將 S.4654 上六言句以外的句子列表統計如下：

		文字數	押韻
1	舜有親阿孃在堂	7	
2	〔人〕問（問）疾病總有	5	

3	道了命終	4	
4	阿耶取一個計（繼）阿孃來	9	○
5	舜子抄手啟阿耶	7	
6	阿耶若得計（繼）阿孃來◎	8	○
7	也共親阿娘無貳	7	
8	苦嗽（瞽叟）娶得計（繼）阿孃	7	
9	沿路覓些些宜利◎	7	○
10	遺我子勾當家事◎	7	○
11	門前有一老人立地◎	8	○
12	老人〔萬〕福尊體◎！	5	○
13	老人從何方而來◎？	6	○
14	老〔□〕（人）保（報）郎君	5	
15	後阿孃見舜子跪拜四拜◎	10	○
16	又不是時朝節日◎	7	○
17	又不是遠來由喜◎	7	○
18	政（正）午間跪拜四拜◎	7	○
19	學得甚媿（鬼）禍述靡（術魅）◎	7	○
20	舜子叉手啟阿孃	7	
21	遣舜子勾當家事◎	7	○
22	兩拜助阿孃寒溫	7	
23	兩拜助阿孃同喜◎	7	○
24	後阿孃聞道苦嗽（瞽叟）到來◎	9	○

25	阿孃見後園果子◎非常	9	○
26	豈不是於家了事◎	7	○
27	我子是孝順之男	7	
28	豈不下樹與阿孃看次(刺)◎	9	○

如上，88句文字的構成中，60句(68.18%)是六言句、28句(31.81%)是非六言句，這其中多了一個字的七言句有15句之多，其他四言句1句、五言句3句、八言句有2句、九言句4句、十言句1句。附帶的說，上表第2條的「〔人〕問(問)疾病總有」是應有的一個字脫落以後才變成五言句的，這樣六言句和非六言句的比率也可改為69.31%對30.68%了。據此筆者認為：原來應該有過六言體作品，能夠推測這個作品是將六言韻文作品改寫而成的。

另外，還有幾個證據能補充筆者的這個推測：屬於30.68%的27句中，18句是押韻的，而且押的韻跟六言句一樣(這樣看來全篇88句之中押韻的有50句占56.82%之多)；七言句中有個共同點，寫上了沒有必要有的虛詞、飾詞的多。比如，七言句裏面發現「阿孃」、「阿耶」等上「阿」字的使用，有16句之多。敦煌變文裏「孃」、「耶」等單用的例子很多，「孃」與「娘」是通用，還有別的「娘」、「阿娘」、「娘娘」等等叫法，意思當然是和「阿孃」、「阿耶」一樣。比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寫本上，稱母親也為「阿孃」，也說「孃孃」；《秋胡變文》上也混用「阿娘」、「娘娘」、「娘」的三種稱呼法。再看看《舜子變》上沒有一個「娘」、「孃」是單用的，都是「阿孃(或阿娘)」或者是「阿耶」。通過這個能夠推測，也許在《舜子變》，補上「阿」字使六言句變成了七言句吧。

類似的還有一例。在P.2721V《舜子至孝變文》上，舜子的名字有叫作「舜」也有叫作「舜子」是不統一的。在S.4654《舜子變》上幾乎都統一寫成「舜子」，是否在S.4654上為了統一稱呼而修正過的呢？如果這個推測能夠被承認的話，非六言句的比率就能夠減少很多了。

另外，以「阿耶暫到遼楊(陽)」一句開始的重複段中也能夠看得出改寫的痕跡，如「門前有個老人」的六言句被改為「門前有一老人立地」等等(請參考卷末校錄資料)。

還有方向補語「來」的使用，反問句用的強調副詞等副詞「又」、「甚」、「正」「豈

不」等等，不一一定要的字也很多。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是原來有統一內容的六言句韻文，S.4654 寫本的作者或抄手也沒有意識到原先的六言格式而主要以內容為主來抄寫的，因而將有些六言句改成更適合自己需要的句子了。

三、P. 2721V 《舜子至孝變文》及其文體

上節筆者指出，從 S.4654 《舜子變》的全篇都看得出有過六言韻文的痕跡，但是 P.2721V 卻不同。P.2721V 的前半部分和 S.4654 很接近，也是六言句很多而且押韻，押的韻也與 S.4654 一樣，前半部分與 S.4654 的文體差不多一樣，看來也是以六言體為主後來改寫的，但是後半部分六言句慢慢減少，最後是四六文為主的古文體，也不押韻了。

為了將其文體的變化說明得更清楚，筆者把 P.2721V 《舜子至孝變文》按內容分為十個段落進行說明（關於段落請參看卷末校錄資料）。

下面的統計數據指的是 P.2721V 《舜子至孝變文》散文體部分的變化（因為第一段落只留一句、最後第十段落是七言韻文的讚文，所以不包括在統計裏面）。

〔第一表〕是每個段落裏面六言句的比率。

(2)	(3)	(4)	(5)	(6)	(7)	(8)	(9)	(10)
85.19%	63.04%	79.17%	66.67%	72%	43.29%	26.67%	15.91%	—

〔第一表〕 P.2721V 每段落中六言句的比率

其中，和 S.4654 一樣，把五言句、七言句也放在容許範圍裏面的話，其比率變化為：

(2)	(3)	(4)	(5)	(6)	(7)	(8)	(9)	(10)
100%	82.61%	100%	100%	100%	51.47%	33.33%	20.45%	—

〔第二表〕 P.2721V 每段落中五～七言句的比率

每個段落的總句數和押韻的句子（上段），每個段落的總句數中押韻句佔有的比率（下段）如下：

(2)	(3)	(4)	(5)	(6)	(7)	(8)	(9)	(10)
14/27	22/46	16/24	18/45	15/25	16/68	—	—	—
51.85%	47.83%	66.67%	40%	60%	23.52%	0%	0%	—

〔第三表〕 P.2721V 每段落中的押韻情況

根據以上三個表格的統計數據，總的來說，從第二段開始到第六段的數值跟 S.4654 差不多，換言之 P.2721V 到第六段以前和 S.4654 一樣是以六言句韻文為中心寫成的。但是從第七段落開始，六言句的比率驟然下降，押韻句也跟著減少。第七段的文體是混合體（韻文體＋散文體）、第八、九段則沒有六言句的散文體。

通過第一表和第二表，注意到第三段和第七段的數據裏，六言句所占的比重下降很多，參看原文，雖然基本的部分仍然以六言為主，且有押韻，但是，由於插入了不少非六言句的文章，從而使六言句比率減少了。下面是第三段落的例外文部分：

象兒取得荊杖到來，數中揀一條麤物，約重三兩便下是。把舜子頭髮，懸在中庭樹地，從項決到腳瞅，鮮血遍流灑地

舜子是孝順之男，上界帝釋知委，化一老人，便往下界來至，方便與舜，猶如不打相似。

還有第七段落的例外文部分：

舜聞濤（淘）井，心裏知之，便脫衣裳井邊，跪拜入井濤泥。上界帝釋密降銀錢伍百文入於井中。舜子便於泥罇中置銀錢，令後母挽出。數度訖，上報阿耶孃。

阿耶不聽，拽手埋井。帝釋變作一黃龍，引舜通穴往東家井出。舜叫聲上報，恰值一老母取水，應云……

老母便與衣裳串（穿）著身上，與食一盤喫了。報舜云：「汝莫歸家，但取你親阿孃墳墓去，必合見阿娘現身。」說詞已了，舜即尋覓阿孃墓。見阿孃真身，悲啼血。阿娘報言舜子：「兒莫歸家，兒大未盡。但取西南角歷山躬耕，必當貴。」

如上，非六言句的好像有一大段一大段似的，而且裏面是帝釋信仰等等反映當時十世紀流行的信仰和風俗的內容，感覺上這些部分是後來添加插入進去的。這點在下節詳述。

接下來的第八段到第九段，「舜子從家裏跑到歷山去開始自己種地生活」到「到市場去賣米時候與後娘再會」的部分，可以說一點六言句的痕跡都看不出來，考慮文體的變化時候，這點也很重要。

總而言之，P.2721V《舜子至孝變文》，從故事內容來看是一篇前後很通順的比較完整的變文，但是從文體的變化來說很不自然：從第二段到第七段以六言句韻文為主而加工，好像有的地方是因為要補充故事內容而補上去的；第八、第九段突然換了一個文體，完全換成六四句為主的散文體，一點也看不出六言體的痕跡。究其根由，好像也是要把原先沒有的故事內容或許把別的作品補插進去似的。其具體的分析將在下節詳述。

四、從 P. 2721V 來看《舜子變》的演變

如上所說，根據 S.4654《舜子變》筆者能夠推測：原來有過六言體韻文的舜子故事作品，根據 P.2721V《舜子至孝變文》則可以認為其前半部分是以六言為主稍微補充幾條內容，後半部分是將別的作品拼湊進來而成的。那麼，接下來的問題，首先是為了證明這個推測要找出更加可靠的根據；其次，如果真的是從六言體作品被改過來的話，要找出補充故事的典故以及補充的年代等以便具體說明改寫的情況。

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線索在於典籍裏面的有關舜子故事的部分。

有關古代帝王舜王的孝子故事的典籍很多，有代表性的有《古文尚書》、《孟子》與《史記》，另外還有《論衡》（卷第二吉驗）、《越絕書》、《釋史》、《尚史》、《宋書》等等。

《古文尚書·堯典》裏的相關部分如下：

（堯）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史記·五帝本紀》上也有有關記載，但是因為篇幅很長，在此拿出幾條最相關的部分：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

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薦。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孟子·萬章上》，孟子與萬章的討論中也引用這個故事而說：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鹹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住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有意思的是，《宋書》卷二十七〈符瑞志〉的描寫中又加上了一點虛構的傳說：

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

據此所知，舜子的孝子故事是從古代傳來的，可能是在民間的說唱文藝的場所上很早就有演出。在各個典籍的描寫上，故事情節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隨著年代的推移，

故事內容有所演化，描寫方法有所不同，描寫得更加詳細而已。尤其是其中《宋書》的描寫上有明顯的補充，虛構成分也加進來了。

這些故事與變文之間，基本的故事情節仍然完全一致的內容有：

- ①舜子行孝的內容。
- ②父母因為溺愛舜弟象而想殺死舜子，其具體方法有下面兩種：
 - a.使舜修廩自下焚之。
 - b.使舜浚井自上填之。

變文與典籍上不同的內容如下：

- ①按變文，是以孝子譚為主題，而不是典籍中以舜子傳為主題來描寫的。
- ②父親因為後母被舜子打傷，在院子裏拿荊杖打舜子。後來帝釋化老人來救舜子。
- ③使舜浚井自上填之時，帝釋來救他。
- ④鄰家老女勸舜子去親生母親墓地，而與母親再會。
- ⑤從家跑到歷山，自己種地生活。後來因有德性的福報，一切成功。
- ⑥去市場賣米跟父母親再會。

其實，這樣比較起來，有不同描寫的原因可能都是後來因為有什麼需要，被改寫或者補充上去的部分吧。很有意思的現象是，這些變文與典籍有差別的內容中，像上節所說的那樣非六言句子多，比如：在②、③救護舜子的部分有三條（請參看本稿第三節）。帝釋，即後來跟著佛教的東漸從印度傳來的，是原來的舜子故事中絕不可能有的人物。帝釋信仰的東漸較早，《長阿含經》（後秦譯出）裏已經有在六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帝釋派四天王、太子巡邏民間監督等等記載，表示在民間裏對帝釋的信仰應該已經有的，不知什麼時候起混在了舜子變文裏面。但是據學者研究，10世紀在敦煌很流行由六齋日演變成爲的八關齋，敦煌卷子9、10世紀文書上也有很多當時信仰帝釋的痕跡，舜子變文寫本的寫成年代也在這段時期，敦煌的文學文獻幾乎都集中在9世紀末到10世紀，筆者認爲它受到了這個時期的宗教信仰的影響。

另外的④、⑤、⑥的故事情節在典籍上都找不到，是在後來的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其中的④正是 P.2721V 的第七段落，即「使舜浚井自上填之」的後半部分，因為這

第七段落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六言句佔有的比率不一樣：前半部分的六言句佔有 57.5%；後半部分的六言句有 22.22%，明顯地不同，而且這個④的情節在典籍的記載上從沒有看到過，因此第七段落之中的後半部分，即④的情節是後來補充進去的。

⑤、⑥的情節在大多數典籍上沒有，只有《孝子傳》（成書年代不詳，《法苑珠林》引）上有一點類似的情節：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穴乏。舜父在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者聲故，一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大正大藏經》，第 53 卷，頁 658 下段。

這個《孝子傳》系統的寫本，在敦煌文獻裏也有幾件。關於舜子故事綱要本的有 S.389 與 P.2621 的兩件，幾乎都和《史記》等典籍上的記載一樣，但是加上了後面⑤、⑥的情節。兩個寫本全文的文體都是古文體。P.2721V《舜子至孝變文》的第九、第十段的描寫和用詞與 P.2621 寫本之後面部分幾乎如出一轍，如：

P. 2721V 《舜子至孝變文》

舜來歷山，俄經十載，便將米往本州，
至市之次，見後母負薪，詣市易米。
值舜糴於市，舜識之，便糴與之。
舜得母錢，佯忘安著米囊中而去。
如是非一，瞽叟怪之，語後妻曰：「非吾舜子
乎？」妻曰：「百丈井底埋卻，
大石擋之，以土填卻，豈有活理？」
瞽叟曰：「卿試牽我至市。」妻牽叟詣市，
還見糴米少年，叟謂曰：「君是何賢人，數見
饒益。」舜曰：「見翁年老，

P. 2621 《孝子傳》

經十年不自存立，
後母負薪，向市易米。
值舜糴米，於是舜見識之，遂便與[米]，
佯不敢取錢，
如是非一，叟怪之，語妻曰：「氏(是)我重
華也。」妻曰：「百尺井底，
大石鎮之，豈有治(活)理？」
叟曰：「卿但牽我至市，觀是何人。」其妻
於是將叟至，

故以相饒。「叟耳識其聲音，曰：「此正似吾舜子聲乎？」舜曰：「是也。」便即前抱父頭，失聲大哭。

舜子拭其父淚，與（以）舌舐之，兩目即明。母亦聰慧，弟復能言。市人見之，無不悲嘆。

叟曰：「據子語音，正似我兒重華。」舜曰：「是也。」於是前抱父大哭，哀動天地。

以手拭其父淚，兩目重聞（明）。母亦聰（聰）慧，弟復能言。市人見之，無不悲嘆。

看來，P.2721V 的第九段落部分，很有可能脫胎 P.2621 這個《孝子傳》系統的作品。

接下來比較 P.2721V 第十段落的韻文和 S.389《孝子傳》舜子故事最後的韻文：

P. 2721V《舜子至孝變文》

其詩曰：

瞽叟填井自目盲，舜子從來歷山耕。

將米糞都逢父母，以舌舐眼再還明。

又詩曰：

孝順父母感於天，舜子濤（淘）井得銀錢。

父母拋石壓舜子，感得穿井東家連。

S. 389《孝子傳》

詩云：

瞽叟填井自目盲，舜子從來歷山耕。

將米糞都逢父母，以舌舐眼再還明。

又詩云：

孝順父母感于天，舜子濤（淘）井得銀錢。

父母拋石壓舜子，感得穿井東家連。

兩種作品上用的韻文完全一致，看來也是從 S.389《孝子傳》系統演化而來的。

通過這些資料可知，P.2721V《舜子至孝變文》是以基於六言體故事，經過修改，在加上不同系統的《孝子傳》作品的部分描寫，拼湊起來作成的。

這樣討論舜子變文的演化過程的時候，筆者不禁想起董永故事的演變，因為董永故事在敦煌文獻上的演變過程和舜子故事的演變很接近，即：從故事情節來看，S.2204《董永變文》好像是《孝子傳》中的董永和田崑崙的兩種故事拼湊起來而成的。董永故事後來演化成為《董永遇仙記》（《清平山堂話本》兩窗集）、《小董永賣身寶卷》、現代的黃梅戲《天仙配》等，也是吸收不同的故事而編成的，這樣看來，這個《董永變文》也可以視為是董永故事演變中的一個階段。

最後，提一下變文定義上的問題。如筆者在前言裏所說，有人在研究變文時候，是以變文的體制為講唱體的前提上進行的，關於《舜子變》、《舜子至孝變文》上的「變」、「變文」，認為：「它們（筆者注：《舜子變》與《劉家太子變》）同屬說唱文學，在發展演變過程中，難免要相互借鑒、影響，以至相互滲透，體制上開始轉化，出現了中間狀

態，而在題名上卻仍舊保持了原有類稱，遂出現了這中「名」與「實」間的矛盾。」²

的確說唱文學是不停地演變的。根據筆者前面幾節的論述可知，S.4654 與 P.2721V 是以六言韻文演化而來的，不是以講唱體演化過來的。S.4654 寫本上的真題「變」與 P.2721V 上的「變文」所指的雖然不是講唱體，但就是變文。因而變文是不是講唱體的前提可以不用加以考慮，現在可看到的就是變文。S.4654 和 P.2721V 不是變文的例外，變文的含意應該更寬廣一些。

〔資料一〕S.4654《舜子變》

〔資料一〕S.4654《舜子變》

姚（堯）王裏（理）化之時◎，日洛（落）千般祥瑞，舜有親阿孃在堂，樂登夫人便是◎。樂登夫人染疾◎，在床三年不豈（起）◎，夫人喚言苦瘦（瞽叟）：「妾有姑（孤）男姑（孤）女◎，流（留）在兒婿手頂（底）◎，願夫莫令邊（鞭）恥◎。」苦嗽（瞽叟）報言娘子◎：「〔人〕問（問）疾病總有，夫人大須攝治◎。」道了命終。舜子三年池（持）孝，淡服千日寡（掛）體◎。

苦嗽（瞽叟）喚言舜子◎：「我舜子小（少）失卻阿孃，家裏無人主領。阿耶取一個計（繼）阿孃來◎，我子心裏（裏）何似？◎」舜子抄手啟阿耶：「阿耶若得計（繼）阿孃來◎，也共親阿孃無貳。」

苦嗽（瞽叟）娶得計（繼）阿孃，不經旬日中間，苦嗽（瞽叟）喚言舜子◎：「寮（遼）陽城兵馬下，今年大好經記（紀）◎。阿耶暫到寮楊（遼陽），沿路覓些些宜利◎，遺我子勾當家事◎。」

去時只道壹年，三載不歸宅李（裏）◎，兒逆阿耶長段（腸斷），步琴悉（膝）上安智（置）◎。舜子府（撫）琴忠（中）間，門前有一老人立地◎。舜子即忙出門：「老人〔萬〕福尊體◎！老人從何方而來◎？」老〔□〕（人）保（報）郎君：「昨從寮楊（遼陽）城來◎，今得阿耶書信。」舜子走入宅門，跪拜阿孃四拜◎。

後阿孃見舜子跪拜四拜◎，五讀（毒）嗔心便豈（起）◎：「又不是時朝節日◎，又不是遠來由喜◎。政（正）午間跪拜四拜◎，學得甚媿（鬼）禍述靡（術魅）◎！」舜子叉手啟阿孃：「阿耶暫到寮楊（遼陽），遺舜子勾當家事◎。去時即來一年，三載不歸宅裏（裏）。兒逆阿耶腸段（斷），步琴悉（膝）上安智（置）◎。舜子府（撫）琴忠（中）間，門前有個老人，昨從寮楊（遼陽）城來◎，今得阿耶書信，兩拜助阿孃寒溫

² 顏廷亮氏主編《敦煌文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

，兩拜助阿孃同喜◎。」後阿孃聞道苦嗽（瞽叟）到來◎，心裏（裏）當時設計◎，高聲喚言舜子◎：「實若是阿耶來◎，家裏（裏）苦無供備。阿孃見後蘭菓子◎非常，最好紅桃先（鮮）味◎。我若摘（摘）得桃來◎，豈不是於家了事◎！」舜子問（聞）道摘桃，心裏當時歡喜◎。舜子上樹摘桃，阿孃也到樹底◎。解散自家頭計（髻）◎，拔取金釵手裏◎，次（刺）破自家腳上，高聲喚言舜子◎：「我子是孝順之男，豈不下樹與阿孃看次（刺）◎。」舜子忽聞次言，將為（謂）是真無為（偽）◎，舜子即忙下樹。

〔後缺〕

※ 指的是重複段部分。

※ _____是非六言句。

※ ◎是押韻。

〔資料二〕P. 2721V 《舜子至孝變文》

〔前缺〕

（1）房中臥地不起。

（2）不經三兩□□，□□□（瞽）叟來至。瞽叟入到宅門，直到自家房□，□後妻向床上臥地不起。瞽叟問言娘子：「前後見我不歸，得甚能歡能喜？今日見我歸家，床上臥地不起，為復是鄰裏相爭，為復天行時氣？」後妻忽聞此言，滿目堆堆下淚。「自從夫去遼陽，遣妻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見妾後園摘桃，樹下多裏（埋）惡刺，刺我兩腳成瘡，疼痛直連心髓。當時便擬見官，我看夫妻之義。老夫若也不信，腳掌上見有濃（膿）水。見妻頭黑面白，異生豬狗之心。」

（3）瞽叟喚言舜子：「阿耶暫到遼陽，遣子勾當家事，緣甚於家不孝？阿孃上樹摘桃，樹下多埋惡刺，刺他兩腳成瘡，這個是阿誰不是？」舜子心自知之，恐傷母情；舜子與招伏罪過，又恐帶累阿孃。「己身是兒，千重萬過，一任阿耶鞭恥。」瞽叟忽聞此言，聞嗔且不可嗔，聞喜且不可喜，高聲喚言象兒：「與阿耶三條荊杖來，與打殺前家歌（哥）子。」〔象〕兒〔聞〕道取荊杖，走入阿孃房裏，報云：[「阿耶交（教）兒取杖，打殺前家歌（哥）子！」]後妻報言瞽叟：「男女罪過須打，更莫交（教）分疏道理。」象兒取得荊杖到來，數中揀一條羸物，約重三兩便下是。把舜子頭髮，懸在中庭樹地，從項決到腳啣，鮮血遍流灑地。瞽叟打舜子，感得百鳥自鳴，慈烏灑血不止。舜子是孝順之男，上界帝釋知委，化一老人，便往下界來至，方便與舜，猶如不打相似。舜即歸來書堂裏，先念《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記》。

(4) 後阿孃亦(一)見舜子，五毒嗔心便起。「自從夫去遼陽，遣妻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東院酒席常開，西院書堂常閉，夜夜伴涉惡人，不曾歸來宅裏，買(賣)卻田地莊園，學得甚鬼禍術魅！大杖打又不死，忽若堯王敕知，兼我也遭帶累。解土(事)把我離書來，交(教)[我]離你眼去。」瞽叟報言娘子：「他緣人命致重，如何打他鞭恥？有計但知說來，一任與娘子鞭恥。」後妻報言瞽叟：「不鞭恥萬事絕言，鞭恥者全成小事。」

(5) 不經兩三日中間，後妻設得計成。妻報瞽叟曰：「妾見後院空倉，三二年來破碎。交(教)伊舜子修倉，四畔放火燒死。」瞽叟報言娘子：「娘子雖是女人，說計大能精細。」瞽叟喚言舜子：「阿耶見後院倉，三二年破碎，我兒若修得倉全，豈不是兒於家了事。」舜子聞道修倉，便知是後阿孃設計，調和一堆泥水，舜子叉手啟阿孃：「泥水生治不解，須得兩個笠子。」後阿孃問瞽叟曰：「是你怨(冤)家修倉，須得兩個笠子。大(待)伊怨(冤)家上倉，不計是兩個笠子，四十個笠子也須燒死！」舜子纔上得倉舍，西南角便有火起。弟一把是阿得(後)孃，續得瞽叟弟二，弟三不是別人，是小弟象兒。即三具火把鑿腳燒，且見紅焰連天，裏(黑)煙不見天地。舜子恐大命不存，權把二個笠子為馮，騰空飛下倉舍。舜子是有道君王，感得地神擁起。遂燒毫毛不損。歸來書堂院裏，先念《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記》。

(6) 後阿孃又見舜子，五毒惡心便起：「自從夫去遼陽，遣妻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東院酒席常開，西院書堂常閉，夜夜伴涉惡人，不曾歸來宅裏。買(賣)卻田地莊園，學得甚崇禍術魅，大杖打又不[不]殺，三具火燒不死，忽若堯王敕知，兼我也遭帶累。解事把我離書來，交(教)我離你眼去。」瞽叟報言娘子：「緣人命致重，如何但修理他？有計但知說來，一任與娘子鞭恥。」後妻報言瞽叟：「不鞭恥萬事絕言，鞭恥全成小事。」

(7) 【前段】不經旬日中間，後妻設得計成：「妾〔見〕廳前枯井，三二年來無水。交(教)伊舜子淘井，把取大石填壓死。」瞽叟報言娘子：「娘子雖是女人，設計大能精細。」高聲喚言舜子：「阿耶廳前枯井，三二年來[無]水，汝若淘井水出，不是兒於家了事？」舜聞濤(淘)井，心裏知之，便脫衣裳井邊，跪拜入井濤泥。上界帝釋密降銀錢伍百文入於井中。舜子便於泥罇中置銀錢，令後母挽出。數度訖，上報阿耶孃：「井中水滿錢盡，遣我出著，與飯一盤食者，不是阿孃能德？」後母聞言，於瞽叟詐云：「是你怨(冤)家有言：『不得使我銀錢，若用我銀錢者，出來報官，渾家不殘性命！』」瞽叟便即與(以)大石填塞。後母一女把著阿耶：「殺卻前家歌(哥)子，交(教)與甚處出頭？」阿耶不聽，拽手埋井。【後段】帝釋變作一黃龍，引舜通穴往東家井出。舜叫聲上報，恰值一老母取水，應云：「井中是甚人乎？」舜子答云：「是西家不孝子。」老母便知是舜，牽挽出之。舜即泣淚而拜，老母便與衣裳串(穿)著身上，與食一盤喫了。報舜云：「汝莫歸家，但取你親阿孃墳墓去，必合見阿娘現身。」說詞已了，舜即

尋覓阿孃墓。見阿孃真身，悲啼血。阿娘報言舜子：「兒莫歸家，兒大未盡。但取西南角歷山躬耕，必當貴。」

(8) 舜取母語，相別行至山中，見百餘頃(頃)空田，心中哽噎。種子犁牛，無處取之。天知至孝，自有郡(群)豬與(以)觜耕地開壟，百鳥銜子拋田，天雨澆溉。其歲天下不熟，舜自獨豐，得數百石穀米。心欲思鄉，擬報父母之恩。行次臨河，舜見一郡(群)鹿，嘆云：「凡為人身，遊鹿不相似也！」泣淚呼(籲)嗟之次，又見商人數個，舜子問云：「冀郡姚家人口，平善好否？」商人答云：「姚家千萬，阿誰識你親情？有一家姚姓，言遣兒濤(淘)井，後母嫉之，共夫填卻井殺兒。從此後阿耶兩目不見，母即頑遇(愚)，負薪詣市。更一小弟，亦復癡顛，極受貧乏，乞食無門。我等只識一家，更諸姚姓，不知誰也。」舜子當即知是父母、小弟也。心口思惟，口亦不言。

(9) 舜來歷山，俄經十載，便將米往本州，至市之次，見後母負薪，詣市易米，值舜糶於市，舜識之，便糶與之。舜得母錢，佯忘安著米囊中而去。如是非一，瞽叟怪之，語後妻曰：「非吾舜子乎？」妻曰：「百丈井底埋卻，大石樁之，以土填卻，豈有活理？」瞽叟曰：「卿試牽我至市。」妻牽叟詣市，還見糶米少年，叟謂曰：「君是何賢人，數見饒益？」舜曰：「見翁年老，故以相饒。」叟耳識其聲音，曰：「此正似吾舜子聲乎！」舜曰：「是也。」便即前抱父頭，失聲大哭。舜子拭其父淚，與(以)舌舐之，兩目即明。母亦聰慧，弟復能言。市人見之，無不悲嘆。

(10) 其詩曰：

瞽叟填井自目盲，舜子從來歷山耕。

將米冀都逢父母，以舌舐眼再還明。

又詩曰：

孝順父母感於天，舜子濤(淘)井得銀錢。

父母拋石壓舜子，感得穿井東家連。

敦煌學 第 26 輯 /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臺北市：

樂學，2005 [民 94]

330 面；公分

(平裝)

1. 敦煌學 - 論文，書評等

797.907

94025928

敦煌學 第二十六輯

ISBN 986-80642-6-0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執行編輯：廖雅慧 游淑惠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E-Mail：Lexis@ms6.hinet.net

定價：500 元

出版日：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2005 年 12 月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26

Nanhua University
Director of Center for Dunhuang Studies